

年

卷

期

1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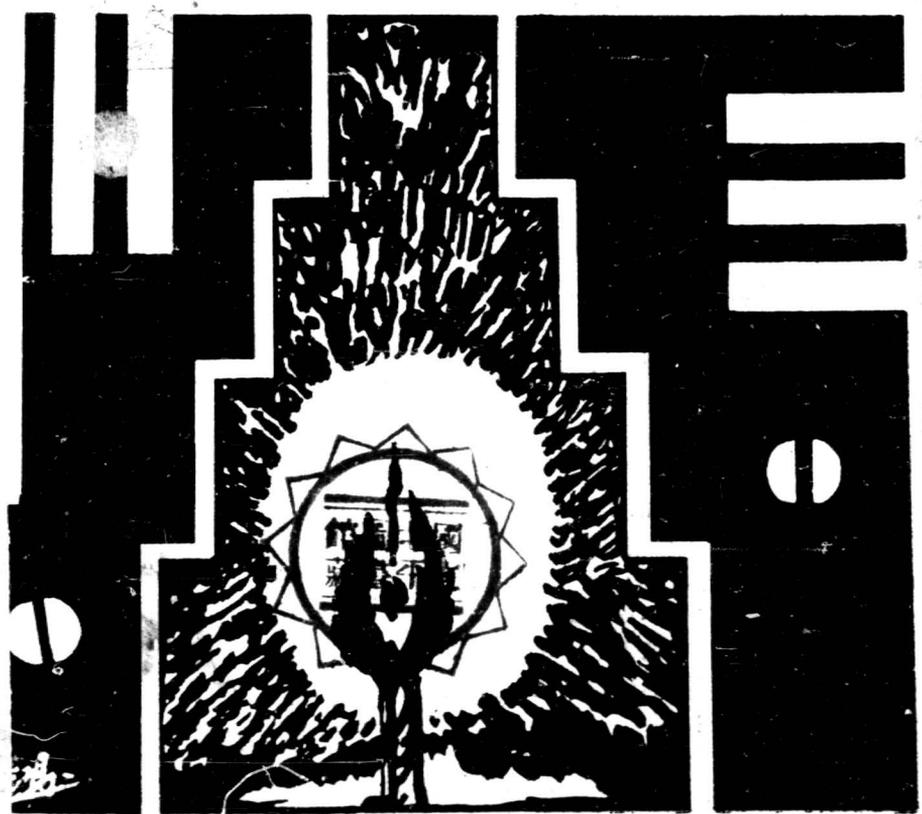
第

第

1022

新壘半月刊

創刊號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發行

新壘月刊八月號

第二卷第二期內容

——李燄生主編

藝術上的新人生主義	須予
饑餓與死亡	陶定國
邯鄲寺之一夜	笑驚
一幕大眾化的悲喜劇	陳大悲
再論新感覺派	天狼
請願	周白鴻
偉大的犧牲	燄生
文學創刊號一瞥	笑風
夢的生活	北子
供狀	柳子
你不妨(詩)	柳女
就使是(詩)	V.B.
秦淮月	一空
小品：大道中(燄生)	當蟬聲高唱
的時候(鑛雲)	老兵的話(朱司晨)
護照(溫梓川譯)	沙漠之雨(丁毅夫譯)
母愛(斯特靈伯作)	雅茵
崔曾張黎爭論之公判	紅僧
新營盤五篇	鄭堯堯等
通訊：關於一首歪詞(柳亞子)	
吞嚥之警察問題(陶定國)	
新壘的幾個問題(燕華燄生)	
文藝消息十則	波等
編後贅語	編者

前 哨

曹靖華的瞎吹	………	孤星
到光明之路與黑暗之路	………	馬兒
中國的巴比塞	………	力士
武斷鄉曲的魯迅	………	紅僧
與魯迅論第三種人	………	柳風

『自博』雜誌	………	天狼
不必要的論爭	………	戾波
民族文學的作用	………	柳風
小說與電影併家	………	悲父

另售每期兩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兩元
社址：上海北四川路永丰坊二號，代售處：各埠各大書局

R
810.5
658.31

新 壘 半 月 刊 P1

新壘半月刊

創刊號內容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出版——

創刊致詞…………… 馮生 (P2)

論 文

我們的願望…………… 持大 (P3)

小 說

復活的今朝…………… 定國 (P6)

魯意斯…………… 幻 (P15)

鐵蓬車裏…………… 謝士炎 (P27)

詩 選

雷雨之前(十四行)…………… 笑鵞 (P14)

志 願…………… 周白鴻 (P11)

小 品 隨 筆

給時代的青年們…………… 史素秋 (P12)

樂 土…………… 周白鴻 (P13)

生命的價值…………… 蠶子 (P19)

初 夏…………… 若冰女士 (P21)

苦 悶…………… 魂影 (P25)

回鄉雜記…………… 白木 (P22)

刀痕——酒…………… 養吾 (P26)

我獨立在狂怒的風前…………… 一 空 (P29)

批 評

戲劇與革命…………… 危雲 (P13)

南京文壇的上海傳染病…………… 鄭滄波 (P20)

文 壇 通 訊

轟煙熾氣的上海文壇…………… 麥浪青 (P30)

編後備語…………… 編 者 (P32)

(第一卷第一期)

· 648408

創刊致詞

傑生

南京分社社友聚會其精神，犧牲其物質，將我們的新之壁壘，延接到石頭城畔來，於是新壘半月刊，便在龍蟠虎踞之區而產生了。

我們以純文藝立場而建立新壘社而出版刊物，在月刊各期中，已陸續有所說明。我們的手法，是典型的表現與罪惡的暴露，我們的使命：消極的，是為被侵略的文藝領土而抗爭。積極的，是為有義意的文藝前途而努力。我們要表現我們生命之力，以我們「真摯的情感與光明的理想，啓發人類走其還未有走的幸福之前途。」

我國文壇上之惡劣情形，有如政治社會一樣，向惡化與腐化之途並進。由前而言，是文藝之政治化。黨派之政治宣傳員，本其黨派之綱領，以文藝為宣傳的工具，以欺人欺天。由後而言，是文藝之風月化。頹廢的文人，本其不知有漢，遑論晉魏的人生，以文藝為其裝飾的物品，以醉已騙人。……我們要以我們既成的孤軍，發揮我們不顧一切的精神，為文藝掃蕩舊妖怪，為文藝開拓新天地。

我們的堡壘已築好了，我們的前哨也派出了。我們以人生的意識，指揮一切，我們以新社會的見解，觀察一切。我們向前推進着。前面有敵人，即交鋒，前面無敵人，即屯壘。

我們希望同情者之參加，擴大我們的隊伍。展開我們的陣線。負着前哨任務的新壘半月刊，在南京發現了。

我 們 的 願 望

持 大

新壘月刊出版後，經過了我們幾個文藝新兵的半年多之努力，頗能獲得許多青年朋友的同情。前個月，我們接到幾個同情新壘的青年朋友自南京來信，說：他們決定節衣縮食，籌措經費，在南京出版一個文藝刊物；但因為覺得他們的文藝見解，和新壘的完全相同，所以打算用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的名義出版，希望和新壘社在上海同人互相聯絡，互相切磋，以增加彼此的興趣云云。像他們這樣的熱心文藝，並且不嫌我們新壘社同人的淺陋，而願與我們為友，那當然是使我們感佩的。因此，新壘月刊主編者李彥生君便到南京去和他們晤談，隨即決定在京出版新壘半月刊一種，由他們負責籌備。

昨天接到他們來信，說半月刊創刊號定於八月十五日出版，希望上海方面的同人在創刊號上面，發表一些意見云云。本來，我們對於文藝的見解，及我們所以創辦新壘文藝月刊的原故，已經在新壘月刊上再三的說明過了；現在原無再加以申說的必要。可是，我們這個新壘文藝社倒也奇怪，自從成立至今，還只是十幾個文藝見解相同的朋友分工合作，不但沒有什麼組織，就連章程也還沒有寫出一條，宗旨也還沒有開過會來共同規定。就是李君到南京去和分社諸友晤談時，也只覺得大家的見解相同而已，至於新壘社的宗旨和章程究竟如何規定，當時大家連談也還沒有談到。是的，只要我們大家能以真情相結合，以為文藝服務，就好了；組織不

過是一個形式，有沒有是無關緊要的。不過我們又以爲，大家所抱的宗旨，雖然相同，但與其各自藏在各人的心裏，到不如把牠加以明白的確定，俾以後各人工作時，知所遵循。因此，筱生君就囑我寫此短文，在半月刊上發表，把我們的宗旨明白的申明一下。

我們爲什麼要幹文藝工作呢？對於這問題，老老實實，我們只有如下的解答：

第一，我們這一小羣人中，有的是做學生，有的辦教育，有的經商，有的從軍，有的賣文過活，職業幾乎各不相同。而且，我們之中，有些是未與社會接觸過的青年，有些又是飽經世故的革命戰士，經歷也很爲差異。然而，我們大家却有一個共同之點，那就是我們對於人生都有一個崇高的憧憬，和熱烈的追求，而最近，我們又覺得很沉悶，很寂寞。沉悶和寂寞，是生命的兩大仇敵，不設法排遣牠，消除牠，生命便難活得下去。排遣沉悶，消除寂寞，固然也有種種方法；然而其他的方法，在目前却都引不起我們的興味。我們覺得，只有文藝，只有創作文藝鑑賞文藝，才足以表現我們的生命，排遣我們的沉悶，才足以安慰我們的心情，消除我們的寂寞。

第二，我們雖然各做職業，但我們國家民族，社會人生的現狀，太過於使人傷心了，我們覺得除了做日常的職業以外，應該爲社會多做一點工作。什麼工作呢？我們覺得，用文藝去喚醒大眾的沉迷，安慰青年的苦悶，鼓動社會的向上要求，也是極有意義的。我們雖然絕沒有以文藝來做政治鬥爭的工具的企圖，我們各人早老就脫離了政治鬥爭的關係，

但我們却很願意和心靈純潔的青年朋友，共同努力文藝工作，給社會以一種規勸和引導，以盡我們的責任。

以上兩點，就是我們辦理新壘的動機，雖然太平凡了，而老實是如此，我們用不着隱諱，更用不着誇張。

說到我們對於文藝的見解，則簡單說起來，我們是新人生派。但我們反對文藝政治化，不主張以政治的黨派來支配文藝。我們以為文藝要具有社會價值，但我們不同意於藝術手腕之輕忽，不滿意於詩歌變成口號，小說變成政治傳單的做法。我們主張站在廣闊的人生立場上來批評文藝，而反對以狹隘的黨派見解，來對於文藝作武斷的批評。因為我們在文藝的領域內活動，並非在政治的領域內活動，所以對於一切黨派的政治主張，說不上贊成，也說不上反對。對於某一黨派的政治主張，做政治工作的人自非決定其態度不可；然而做文藝工作的人，却沒有本其政治態度來從事於文藝的必要。像我們這種超脫於黨派政治關係的文藝主張，我們深切的感覺到，無論為文藝發展計，為社會進化計，都是很需要的。凡有深遠的眼光的人，對於我們根據那種主張而致力的文藝工作，應該同情，至少限度，亦不應該嫉忌。如果人們要用襲共產黨徒的非同志則為敵人的謬論，要使我們的工作受其支配，否則加以摧殘，那就是一種最愚蠢的政策。這種政策之施行，勢非使文化生機和其黨派地位同歸於盡不止。

上面所說的，雖是我個人的話，但與新壘社諸同人所抱的意見，想來也沒有什麼差異。希望諸同人以後就本着這種願望去工作，不必逾越；更希望將來要參加新壘工作的朋友們，能夠瞭解這種願望。



復活的今朝

定國

『呵！你辭了。』

『我醉了！？爲什麼我不感覺？』

『不感覺？當然，咱們真情的暴露已掩沒了虛偽的隱痕；所以，咱們的靈魂仍舊純潔，咱們的精神仍舊偉大；那醜惡的毒刺，又那能侵傷咱們真情的理智？！』

『呵！怪道我心扉暢開，怪道我的血液激流？呵！咱們飲的是真情之甘露，咱們醉的是理智之共鳴；但，朋友：你們也如此？……』

『哦！看——看這杯中的甘露——它不盡閃出真情的光芒？它不盡散出純清的美味？我心靈裏已儘爲它佔有，儘爲它佔有！……』

『呵！我的精神勃發極了！爲什麼？我從來沒有這般的興奮，我從來沒有這般的狂放，朋友！我是否狂放？……』

『狂？放是不是吻激着你過去曾有的狂放？』

『呵！不。我不曾說過——「我從沒~~有~~這般的狂放。」並且，呵！今天就是我感覺狂放的第一次……』

『第一次？唔！那是你真情的狂放。朋友：真情的狂放就是生命的歡呼呵！』

『生命的歡呼？哈……生命的歡呼！？我不信，朋友：我這已死的，無靈魂的，血痕的生命，會有今天的歡呼？呵

！我……朋友：無論如何，懷疑的陰翳是映在我的心底呢……」

「懷疑？是的。這宇宙裏無數的生命能有幾粒是偉大，純潔，活潑的？呵！咱們的眼球並未盲暗，那大半的生命是都陷入苦痛，死寂，鄙污的深淵。不過，朋友：這不是虛渺的浮雲——這苦痛，死寂，鄙污深淵裏的生命，又何能料到他以往不是那精神，偉大，活潑的嫩芽？！然而，這宇宙的皮囊是這般黑暗，生命的種子又有許多是那微生物的細胞……在未陷入苦痛，鄙污深淵之前，那活潑的生命，靈魂，何嘗不時時的怒吼？！暴發？！他何曾未展出他的四肢去力擊黑暗的——期打破那皮囊的一角，使光明透進，使無數渺小的生命蘇甦，他未曾不以純潔的偉力去掃除生命的微生物，以期一切的生命健全、真誠？！但呵！結果——奮擊的四肢流血了！偉大的生命，給微生物吞噬了，靈魂，活潑的靈魂，是深刻着不愈的創痕，於是活潑的生命趨於死寂，每個時間的腳跡上都滴着他血淚之痕，每次呼吸的氣息，都發出他靈魂的苦痛……那些，那其中的一些活潑生命，是的；他也曾突擊。但是，黑暗的皮囊是那麼粗厚——他擊了一拳——痛了！他踢了一腳——血流了！——「呵！蠢笨！蠢笨！這太壞了！這厚的皮囊，是我的四肢之力所能擊破？而且，擊破又怎樣？！不過給予此外的生命安閒的得受着光熱；呵！爲什麼呢？如果我的奮擊成功？！終究，那是傻子的工作，這世界裏，傻子的生命只有無聊，只有苦痛！那何必？快樂不是每個生命的希冀物？！又何定快樂是光明的創造？不，這黑暗的皮囊裏，快樂的園地也正多着呵！呵！那我太無聊了我的生命

，我，我將以我短促的生命去換取快樂，永久的或暫時的；這樣？是的，這樣才對……」——一些活潑的生命，在奮擊半途中爲黑暗所挫頓的當兒，氣餒了！並且靈魂發出了懦弱鄙污，自私的呼喊，於是，黑暗的惡魔在發出貓笑，循着他，那鄙污的呼喊將他引入了虛偽的自私的牢獄……這樣的生命，是由純潔而趨入鄙污。……像這般的生命，已顯徵着他步入了坟墓，在墓外的曠野，更留映着黷污，慘噬的血跡，對他，咱們祇有惋惜，沒咀咒，惋惜他懦弱的意志，自噬了生命！……還有？還有那死寂的生命呢？呵！他是那麼痛，掙扎，悲鳴——在黑暗的魔爪下，在虛偽的欺詐中，然苦而，這魑魅的宇宙裏，有感應到他苦痛的悲鳴？有同情他渺小的生命？朋友：這，咱們內的心的愧疚呵！因爲這些渺小，苦痛的生命都是咱們生命的伴侶，都是咱們人生道上的同夥，咱們要去引臂他，這是咱們的責任，以咱們的真情與他共鳴，那麼，死寂的生命或可歡呼，朋友：你不說——你的生命已經死寂？！但，恁地今天又再興奮？呵！這正是你真情的暴露的花朵……」

『呵！真的？朋友：初見面的朋友；誠然，我的生命當未見到你之前，只覺仍是死寂：但，現在，我覺得，我深切的感覺到你的真情已將我死寂的生命呼醒！呼醒！朋友：我在慶幸，慶幸我已死的生命得再復活，慶幸我復活的生命遇有共鳴，呵！朋友：你知道？我的靈魂是在興奮的呼吼，我沒有苦悶，我不覺孤寂，我，我已嚐到了生命的甘露，我已尋得了人生之友……』

『是的，朋友：我也覺自慰——又尋得了一位真情之友

。有什麼「初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好！朋友：我們再醉了這滿杯的真情之甘露吧！好去同伴去黑暗裏尋覓咱們的共鳴之友，尋覓咱們的生命之夥伴。』

呵！呵！醉了！醉？我心扉暢開，我靈魂活躍；這是醉？是狂？我只覺——「從未啣吮到這般滋味」!!!

朋友：這是你真情的狂放，這是你生命的歡呼！」

是嗎？你是謊騙的舌頭吧！？死寂，創傷，心痕的生命——如我，他會再有歡呼的此日？他會再有復活的今朝！？」

呵！不，枯謝了的花朵，還有再放之日，創傷了的生命呵！就永無歡呼之時？不過，祇待那一天——當真情的共鳴響應着你內心的苦悶，當真情的瓊漿侵潤了你創傷的靈魂；看吧！那枯謝的花朵——當甘露潤濕了它的皮心，綠葉與紅花就將相見於明朝。」

「朋友：你真情的呼鳴已喚醒了我迷惘，但呵：那已往的血依又怎能使我清曉？」

「是的，宇宙的皮囊是這般的粗厚而黑黯；包裹着無數的醜惡與虛偽。荊棘，陷阱；佈滿着每塊沙粒。在眼前

，盡都是吞噬的魔鬼。欺詐在張着嘴巴訴說，像牧師在人前恭讀聖經：可他的成功冊上已添寫了你一個工具。虛偽在你四週發出輕削的狂笑，像貓兒對着爪下的耗子嗚咽；可他手裏的利刃，却已加上了你呼吸的汽管。朋友：清醒的奮起吧！這宇宙是充滿着欺偽與黑暗，咱們要以真情的火炬去鍊成光明，咱們要以理智的利刃去消滅醜惡；那真誠與光明的皮囊的改造，是牢牢的擔負在咱們的肩頭」。

(完)

雷 雨 之 前

(十四行)

笑 驚

苦難像要誕生了，漫天是漆黑的烏雲；裹住雷電，死悶住聲音，期待下界的嚮應；看那狂風吹得沙飛石走，海嘯着，魚龍在波底呻吟；鴉佇立在白屋頂，悵望着風雲的急走和那些神奇的幻變。刹時間，祭起妖幡飛來了幾萬條銀蛇，嚙破魔幕，怒惱了天心！擊出一個雷霆，鬱結熱望的濃霧就此消殞；憑武力求一個真理的實現，大呼叱着是電的磨擦，

電的搏擊，電的爆炸，電的交鳴
苦難就要誕生了，下界正和天上
一樣混沌，每人頂着一朵烏雲！
——八，二，不眠之夜

志

願

★周白鴻★

燈蛾的軀體浸在燭油裏，
到死它是熱切的愛光明；

石子輕輕的拋到湖心，
它慢慢地慢慢地下沉……

慈母恨恨的抽打孩子，
眼淚成串的掛在心裏；

無論是逆水與順水，
船總不愛爬上陸地；

真理！

我願為燈蛾浸在燭油裏，
我像是石子終於會沉底，
請把我當作難管束的孩子，

我不願永久的飄泊在異地。

三三，七，二一夜。

給現代底青年們

史素秋

別要迷戀着陳腐的屍骸，別要憧憬着渺茫的將來！朋友，只有緊緊地把握着現在，然後新世紀底太陽纔會照耀到世界上來。

人生途程上的荆棘固然會刺傷你的心，世路的崎嶇也或許要灰頹了你底志氣。但不要緊，只要你想一想我們底祖先是怎樣地死去，未來底子孩是怎樣希冀着我們替他們底打開欣條生路，那你就會忘記了痛苦和艱辛，去同魔鬼們搏戰。

長夜誠然是漫漫，宛如墳墓中一般的黑暗。但誰能斷定下一分鐘不是世界翻身的時辰？到那時魔鬼絕迹，狐鼠遠引，我們該是如何地歡欣，如何地高興。

沒有什麼奇蹟，有的只是不斷的努力！用鐵般的手臂將我們一夥兒拉緊，拉緊的如一根鐵鏈。然後向前，向前。創出大眾的樂園！

聽！遠處傳來了一陣號角聲，這是狂風暴雨般的新時代底前奏。朋友——

別要迷戀着陳腐地屍骸，別要憧憬着渺茫地將來。只有緊緊地把握着現在，然後新世紀底太陽纔會照耀到這世界上來！

(完)

戲 劇 與 革 命

危 雲

在某報上見到這樣的議論——大約是說革命要是沒有戲劇，革命便不能成功……

這，未免有點兒不合理吧？

因為，一種事物有一種事物的用處；我並不是說戲劇沒有價值，不過於革命。或者說有一種附帶的幫助，却不能說革命沒有戲劇便不能成功。要不然，前方的將士儘可調回，而換上一批藝術高深（？）的男女演員，向敵人扭扭的說——「我的人！我的心肝！你去了嗎？你去了嗎？……」於是敵人如醉如癡，紛紛倒地！

其實，現在中國的戲劇在如何程度中，這是一個問題。有沒有拿來利用的可能？更不必深談！

現在，所要「求」的是埋頭研究，是不是鑼鼓登台；要是——一定要那不會受過藝術淘鍊的戲劇去革敵人的命，也許敵人看見一定要逃走——至於爲什麼？……？

樂 士

周白鴻

灰黯的街，灰黯的空氣，包裹着一羣灰黯的人。

縱橫的新黃的草屋連着枯黃的低棚；低矮的，斜傾的，坎着不方不長歪着的小門。

門前很小的空間；狗伏在那兒伸着舌頭，豬在泥中連拱帶哼着，雞不斷的在和泥土接吻……黃澀色的臉呵着腰在小門裏鑽出鑽進；有三兩個坐在門口遠望，哈着煙管吐出濃厚的白煙。

兩面夾立的小屋，中間空出窄窄的路；泥土是潮濕的，滿印着雞足和豬腳的爪印，到處混和着人的氣味，洩溺，雞糞……合成一種持異的臭味。在低窪的地方聚成了許多小溝與水潭，黑得發亮的水，映着疎稀的青草的倒影。

小孩們彷彿像泥鬼，精赤着身子在地上作騎馬驅羊的形式的鬧架，小拳頭用勁在那灰泥的屁股上搵着，笑聲夾雜着哭聲。

疑是小屋着火了；煙霧瀰漫着屋子裏，煙霧裏火燄在伸着舌頭，含了多少的驚恐，向前一步——黃黃的小缸被打歪了嘴，木柴橫蠻的塞滿了在它嘴裏，上面鐵鍋沉重的壓着着。

咳……咳……米粒在裏面絕望的呻吟。

兩架矮屋上單着晒衣的竹竿，黑色的藍色的綴成了大塊補訂的衣褲張在上面；走過這底下褲管剩着的水滴常碰在碰尖上……

兩個婦人用粗俚的語句相罵，聚着一小堆觀看的人；兩個瘦瘦的漢子竭力的在旁邊解勸着，其餘的都在旁邊笑；聲音嘈雜了：雞和豬在人腿間亂竄，小孩們眼睛瞪着傻望，狗彷彿像示威似的吠上兩聲。

在稍寬的泥路上，四十來歲的一個駝背的漢子，瞇瞇着倦眼拖着一輛空車喘息地走來，像有無限慰安似的，因為他來到了他們的樂土。

樂土上，有灰黯的街；在灰黯的空氣裏籠罩着一羣灰黯的人。
三三，七，一八。

魯意斯……………幻

十二點三十五分，魯意斯穿着淡青色的紅花印度綢旗袍，拖着雙疲倦的腳，一步一步默默地計算着夫子廟的街石走向她棲身的家。

今天又是沒有生意，架在高領頭上的南瓜子臉上的二條細濃的眉毛微微的蹙緊着，一對砌在肉裏的山羊眼上輕輕地蒙了層幸勞的薄雲，胸懷裏一顆小小的心在忐忑地跳着，跟媽的冷言怨語一句句從耳空裏刺進腦門，刺得腦神筋絲絲地作痛。

藍灰色的天上撒着一天不密的星，她很巧妙地在向着世界上幸福的主人裝着媚眼，同時又冷冷地瞧着一切不幸的奴隸，恥笑着魯意斯今天又沒有生意。

肥得像一隻法蘭西大麵包樣的老鴿，舉起一隻象蹄似的肥手，很熟練地打着魯意斯的頭，打着魯意斯的臉！南瓜子式臉上的一對山羊眼裏流出了二串淚珠，淚珠照在電燈光下像荷葉上的朝露耀着銀色的光。

打着，打着，打着，打在魯意斯比吃飯更重要，更熟練！在魯意斯的感覺上，打並不痛楚，並不算一回什麼，她認

爲這是當然，這是命運！她很平心靜氣地挨着打，她對打的老鴇毫無半點怨意，使她流淚的是一顆小小的心，——一顆想着她饑寒交迫的媽媽的心。

老鴇因爲氣喘已停止了打的工作，坐在靠背椅上突出了一對野貓似的怪眼睜，憎憎地望着魯意斯鬆散着頭髮的頭，她異常忿怒地在想着，此番一百塊錢吃了李虎臣的虧！她想到足足用着一尺來長雪亮的洋錢，換來了這一個蠢姑娘的時候，她的血管都氣得要炸開了，她想着李虎臣的可惡，幾乎咬碎了她的牙！但是她想到今年初頭沒有到寶蓋去燒香，她覺得自己有些罪所應得！她又想到魯意斯第一夜的梳櫥費一百五十元時，她的心完全平靜下來了，她想魯意斯雖然不會做生意，但是她第一夜總算已經給她掙回了本錢，還加了她五十元薄利，這幾天雖然沒有生意，一半也是天氣太熱的關係，她又想到李虎臣昨天晚上和她講的一個姑娘，又肥，又白，又美麗，又便宜……李虎臣說她像一隻沒有骨頭的童子雞時，她把剛才滿懷的怨氣消散了，胖胖的大白臉上的嘴角邊，掀起了二條微微的笑痕，但是她爲了維持她老鴇的威嚴起見，馬上又沉下了臉，接着又來了幾聲罵，最後『死×你給我去躺罷，不要在人前現世了！』的一句咒語落了場。

半木床上平攤着一條草織的蓆，魯意斯脫去了旗袍，脫去了襪，解開了緊壓胸前的小馬夾上十三顆鈕子，一對給男人摩得爛熟的乳房，漸漸地像麵包發酵似的鬆了起來，陷在乳坎裏的乳頭鑽出了肉的囿圍，像一粒醬過了的小豌豆安閒地休息在乳坎的頂尖。

淡黃色的電光照在床上——一堆死白的肉上顏色更覺得悽慘

可怕，但是解開了緊束在身上的小馬夾的她，心頭却鬆散了許多，她張開着一雙無力的山羊眼，聽露珠似的淚水儘量地……流到鼻邊的深痕裏，再由那裏流過嘴角邊，流過搽滿了白粉的頭頸，流到十字綫繡着「千年好合」的竹布枕套上。兩顆眼球蒙上了一層微紅，無力地注視着屋頂上的天花板，看着蚊烟香盡在天花板下的一層層淡淡的霧——霧裏隱隱地顯現出一座小小的屋，屋面前種着二株空了心的槐樹，魯意斯很熟悉的知道這是她一年前的家，她在這一座破舊的屋子裏，生長了十四年，雖然她家裏常愁着沒柴沒米，但是她覺得非常幸福，因為有她慈祥的母親，常常用着枯得像鷄腳樣的手撫摩着她小小的頭，她曾以此溫存的幸福驕傲過隔壁幼年時失去父母，寄居外家的小金子。

魯意斯回想着她幸福的過去，眼淚更加緊着速度向外流，流，一直流到十字綫繡着「千年好合」的竹布枕套上，一直流到她母親愛撫她的一雙枯得像鷄腳爪樣的手背上……。

她想到也是一個像今天樣小星星撒滿着藍天的夜晚，她母親坐在門檻上用力地咳着嗽，用力地抽着旱烟桿，她和她母親對坐在門前空場上，經過了幾分鐘的靜默，她母親帶着傷感的色調為她講述的故事。從她母親講的故事裏，她知道她們在祖母時代本來是一個衣食有餘的人家，並且還養了七八頭豬，十幾頭羊，和一頭大母牛，後來時勢不知怎樣的變了，皇帝變成了什麼大總統，知縣老爺，變成了縣知事老爺，董事老爺，變成了助理員老爺，於是她們的豬也變成了捐稅，羊也變成了捐稅，捐，捐，捐，，拚命的捐，她們最後也是最大的財產的牛，也變成了捐，她們所有的財產都變成

了捐，僅留着這一座，差堪安身的破屋。她的祖母活活地急死了，她們的家就這樣一天窮過一天的窮了下來。

聽過了這次故事講述後的她，一顆只有幸福的童心上深深地被刻上了一條莫可名狀的創傷，她已初初地認識了痛苦的人生，雖然她小臉上還時時露着笑，可是她決沒有像過去那樣地天真了。

不幸的命運總是追逐着不幸的人的，不久她又喪失了她肺癆病的爹，爹在牀上死了兩天，總算靠着鎮上王大紳士的大德，寫了個卡片給她們向同善堂裏領到了一具薄薄的棺，才算草草地安了葬。

生活的磨盤一個大一個，一個重一個的向她們母女壓來，毫無生活能力的她們當然只有借債來苟延殘喘，終於她在債的積累下，被李虎臣硬生生地從相依為命的慈母懷裏拉開了，從此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變成了李虎臣的貨品，再由李虎臣的手裏，轉賣到魯老鵝的家；這樣的她就開始操着賣肉的生涯。

淡黃色的電燈照着床上魯意斯死白色的肉，照着漬滿着淚水的枕套，照着她泊泊地流着眼淚的眼睛，照着她哭紅了的眼珠，景象像病人臨死樣地淒慘！魯意斯想到被李虎臣硬生生拉去時候母親悲痛得昏倒的情形，想到老鵝野貓似的眼睛，想到費小鬍子的殘酷，想到張小白臉的甜言密語的嘴不可靠的心，已成事實的悲慘過去，未成事實的險惡前途，她緊握着拳頭，緊咬着牙關，身上燒得發滾，她的血管要爆炸了！她的精神緊張到快要發狂！流不定的淚水，增加着速率增加着力量拼命地向外流，流，拚命的流。

淡黃的電燈很幽默地向她看着冷眼，天上的星星幸災樂禍地對着她微笑，隔壁的老鴿醒來了，高聲地罵着「死人電燈要出錢的……」。

這世界上一切都是她的敵人！一切都對她懷着敵意！同情她的只有再無法見到的母親。

○……………○
○ …… 子 …… ○
○ …… 子 …… ○

生 命 的 價 值

在人生的廣漠，在羣擠的社會裏生存的人們，誰都不該有低高的差別。

甲之存在，有多少價值；乙丙之存在也同樣有多少之價值。因此，我們該如尊重自己生存的價值而同樣去重視他人的生存。

我們絕不該說某人的生存價值是大些或某人的生存價值是小些；如果，真的在人的生存園裏在刻劃着一條「大」「小」的線紋，那麼，現在的一般所認為生存「小」的人，便要起來和生存價值「大」的人拚命。

要知，在每個人的心目中，他對他自己生存的價值，生命的價值是超過於一切；每個人爲了要維持他的生命，他雖是趨入了苦痛的深淵，或壓迫的重担下；然而他也得從這深淵與重担下延續他的生命，而絕不會將他的生命送上死亡線下的。

不過，這社會終於是畸形的，大人先生的一舉一動，便可以把羣衆的小百姓的生命犧牲；將官指揮刀一指，無數的

小兵便會在砲火下化做灰烟；這種現象，充實在這種社會裏，我們還要歌頌這社會，讚美這社會的文明？！

南京文壇的上海傳染病 | 鄭滄波

高植君在中央日報副頁上曾寫了一篇：「傳染給南京」的文章，他深切的感到「上海」傳染給南京的是一種難治的病——那麼多懸着彩色大減價的布標，以及刺耳的音樂……雖然鬧得挺熱鬧的，但只能愈顯得都市疲敝的喘息……南京終於是一天比一天軟弱了……

上海的病症傳染到南京的一天天的增多；在文壇上也染得上海所傳來的不治的病症。時髦的女人盡力在模倣上海的衣裝；所謂文人也踏着上海曾今可余慕陶等輩的覆轍。

上海有曾今可之自捧自吹，崔萬秋之文壇火併；趙景深之告發抄襲，余慕陶之反唇譏罵；張資平之氣憤填胸，黎烈文之申明辯白……

南京亦有若曾今可的自捧自吹之所謂文學家，東拊西拉之文剪公，善於火併的所謂文人……先則內燃忿火，繼而互相攻讐……最後或許是勝利者笑，失敗者掩面含恨而……

事實是這樣的：

先是新京日報「都市一角」副頁開始發動檢舉「新民報」[最後版面]編者之無行，自捧自拉，東拊西湊……繼之有中國日報「新地」副刊，應聲而攻，既與「都市一角」上文字相應，又來一鈔襲賬單及其他文字，盡力列舉該編者之劣跡；并云該編者無能應付，扶病親至新京日報某方請罪云云……

幕扯開了，醜的臉都顯露出來，並且開始在直着喉嚨狂喊了；但，愈喊得高亦愈顯其醜惡，醜惡，醜惡！

你有陣線，我有地盤，互相由揭陰私而作無聊式的刺譏與謾罵；副頁上每日間你來我去……我們不但是以爲上海的所謂文人的病傳到南京，並且也以爲曾今可崔萬秋之流也來南京了。

在匆匆中我翻翻報紙，就看到我們南京所謂文人的醜像：現在是剪子，打落水狗，虫豸，看護婦等等（……）；將來或許連××都要罵出來。寶貴的篇幅被佔據既然可惜，濫製撲鼻的阿摩利亞氣亦着實可惡；……然則可惡祇可惡而已，他們有的是地盤，有的是「裸赤的暴露自己醜惡的文章」，看客們只含笑的看看而已……

我無時間去多看這些穢跡，只恍惚的覺到：上海所謂文人的病傳到南京；曾今可崔萬秋……等結夥兒來到南京了！

二二，七，二五在南京。

初

夏

若冰女士

黃澄澄的麥田，映着那火一般的太陽。

農夫們在勤懇的工作着。在田灘上的樹蔭下，幾個老頭兒舒暢的盤坐着；花白的鬍鬚遮沒了烟管的一頭，他們在談

論着村子裏的哥子，勤懇與懶惰，其實，大家都在工作，那能論出一個便絕對？可是他們仍在和農夫們一樣的勤勞的批評。

村婦幫助她們的丈夫背麥子，孩子蹲在家裏看不到爹媽的影子。孤寂的哭得陣天價響。

假使小公鷄啄食了麥粒，童養媳的屁股會打得緋緋紅。在這裏大家都有工作，無懶漢也得到田中溜溜；腳兒，是別蹣起。

然而，等到秋收的時候，他們仍是餓着肚皮。

初夏的勤勞是徒然的。黃澄澄的麥田榨取了他們的汗和血，到了收的時候，又有人奪去了那澄澄的麥田。

但在火一般太陽之下農夫…仍舊勤懇的工作着，老頭子仍舊在樹蔭下議論村子裏哥兒的勤懇與懶惰。

終會有一天，他們要乘着這種偉大的與大自然奮鬥的精神，轉而向奪去了他們黃澄澄的麥田的掠奪者，決一死戰的。

等待那一天吧！等待到黃澄澄的麥田灑上了鮮紅的戰血的肥料的時候，勤勞才不是徒然的！

回 鄉 雜 紀 (隨 筆)

(白 木)

一，怎麼樣的家？

列車，負載着擠滿在車廂裏的乘客，在那炎炎的烈日下

面，很惱怒地也很負氣地噴吐出烏雲似的濃烟，循着無盡止的鐵軌奔馳着轟轟地發出一種喘息的，單調的，催人入眠的聲響。

炎夏的景色好像安放在一個轉動的輪子上面，無窮盡的在面前變換着，那葱鬱的田野，那起伏的山巒，那透明的湖沼，以及傴僂丁背在工作着的成羣的農夫，頹喪地在飛揚着塵霧的道路上移動的人們，都在一霎那間和我們的視線接觸，但一霎那就無影無蹤地的完全消失了。

這樣，我們漸漸地在走近着自己的家。

窸窣地坐在我的對面，那悶鬱的暑氣使得她嬌弱的帶病的身子格外感到一種不堪忍受的倦乏，頻之用搓皺了的手帕揩拭着臉上的汗滴和煤灰。她的眉宇間表現出很懊喪和失望的神色，似乎在盤算着這一次的行旅可能得到些相當的代價？把剛出發時滿懷好奇的興奮的情緒全部抹去了。

『到了你的家，我們能夠看到些什麼呢？』

經她這一問，我立刻就陷入了一種沉思和冥想的狀態中。我在考慮着究竟能夠告訴她一些什麼呢？那個離開了多時的，漸漸地在記憶中模糊的疏淡的家！

『我的家是在一個很偏僻的村子裏面，』我略微思想了一下就這樣回答她。『那是在多少年代以前，那時間可記不起來了，從海岸上漸漸地浮漲起來的一塊地帶，所以在那裏你可以看到許多錯雜的，蜿蜒曲折的河流，却看不見像你家鄉一般重重疊疊起伏的山嶺。那地方，經過前人多少汗血的墾殖，現在却變成最富饒最肥沃的地方了。』

——村子是很大的，包圍在一個個大竹園和樹林的中間

其中有一幢古舊的烏黑色的田字形的屋子，我們的家就安置在那後進的靠東北的一個幽暗的角裏。

——到了我的家，你可以看到我的母親，那個在這樣酷烈的太陽下面，在沒膝的叢密的棉田中間，在一個長滿雜草的坟墩旁邊，整年整月工作着的母親，你將會知道她是一個怎樣辛勤，溫柔和傷感的神經質的婦人！

——再有在我們屋子靠北窗那邊，安放着我父親的靈台，台上面，懸掛着一幀大幅的遺影，在那個靜默的莊嚴的愁苦的淡淡的影子上，你可以體會出一個在惡劣環境下堅苦奮鬥而終於遭到慘敗的人的悲苦的人生！

——還有，就在我的屋後邊的那條寬廣的大路上，時常可以看到一些打從那裏經過，穿起長衣留着鬍鬚的趾高氣揚的紳士們。他的身體都是那麼肥胖和臃腫，這是農民們的血汗把他們滋養得那個樣子的。警察們，兩個或三個，在他們的命令下，把窮人們趕到那幽里，粗陋，狹小，破舊，遮不住風，遮不住雨的一種拘留所裏面，給他們標榜有財有勢的人的權威和光榮。

——還有，壓榨的凄苦的生活，使得大部分的同鄉人的心理向着一種刻薄的，吝嗇的，和嫉忌的畸形的方向發展，你可以留心着他們看看比自己過着好一些的生活的我們，在表面上當然會裝出一種諂諛的親熱神情，但是在那些眼角裏，你可以觀察到由他們內心所噴射出來的很強烈的嫉妬的光輝來。

、還有……

——箴記着這一件之事實，就準備在她的腦膜上構築起一個

家鄉的縮影來，她似乎感覺到一種很大的趣味。

同時，我自己，潛藏在心中的關於家鄉的愛戀和憎惡的矛盾的情緒，更深刻的在內心映現出來，『怎麼樣的家？』這時似乎變得更清楚了一點。

車外，太陽更強烈的射在地面上，那田野，山巒湖沼，以及農夫們，都在眩目的光輝下懶洋洋地流着粗大的汗瀆，酷熱使得我們不能再繼續的談下去了。（第一節完）

苦 悶

影魂

『援救一下我吧！我將立刻地被窒死了。無論如何，雖然一秒鐘，我都不願意這樣地再生活下去！』從地獄一般地斗室裏，一個青年發出了這樣地哀吟。

四周，死一般的寂靜，沒有什麼回響。青年底語絲在空中逐漸地逝滅了。

苦悶，鉛一樣地壓在心頭，可怕的空虛佔領他心靈底全部。

「善良地人呀！你們難道沒有一絲兒憐憫和同情嗎？」在他底心中不知不覺地發生了這樣地疑問：

魔鬼在他身邊扮了個鬼臉。

「憐憫和同情值：幾文一斤？可敬可愛地青年呀！爲甚不拿出自己底力量來呢？」光明在青年底眼中一閃。

生命之力恢復了，青年噓了一口氣。

「過去的懦弱是多麼可恥呀！奮鬥的途程應當從今天開始了」。地獄的斗室立時充滿了無限地生意。

刀 痕——酒

養 吾

撩起衣袖，手臂上，我看到那深闊的創痕。

笑，浮在我臉上：

我給敵人的白刃所刺傷了。血，染紅了我的衣褲，在一片紅光中，我傲然的狂笑了……『魔，謝你！你給我看到我自己這麼多的鮮紅血，這麼多含着青春氣味的血漿……勉勵我永遠走在奮鬥的路途，鼓舞我百倍的自信的活力，勇武的向前進行！』

笑，在紅的血光中現着我的狂笑的臉。我的笑聲，將要把宇宙的脈搏震斷，我的笑聲將要震脫黑暗的幕衣……

當我看到敵人的白刃寒光的時候，我毫無畏懼的笑對着敵人；

『任你如何吧！憑我全身的力，我能抵禦你！來，我有拳頭！』

從容的把敵人打退，雖然我手臂上受了刀創，但我的氣是豪健的……

× × × × ×

獨坐暇餘的時候，我飲着白辣的芳醇。微曛，我撩起衣袖：

笑，浮在臉上。

~~~~~酒~~~~~

高脚的紅色玻璃杯，滿盛着純厚的濃郁的芳醇。

啊，醉人的喲，這滿杯的美酒。

酒，清的，純樸的，有青春：激的……它洗濯我給  
罪惡污染過靈魂；給我新的：激；激勵我奮發的在新的路途  
上邁進。

一個人，慣常是獨個兒捧着盅子，飲着，飲着……當  
醉眼朦朧的時候，血，在胸頭沸騰了；紅着眼睛，模糊的看  
到週遭似乎閃射着血光，空氣裏似乎是充滿着血腥……我追  
溯到過往的一切……「怒忿」咬住了我的心，終於我擊桌  
狂歌了：

『你血腥的世界喲，青年人的血肉，給你壓榨得枯涸了  
，……』

那些時候，在那種種的欺詐之下，你用怎樣罪惡的手段  
在迷醉着青年人的靈魂？！

壓榨着：欺凌着；

你鞭打他們，你又拊慰他們……

你狡滑的魔，凶殘的妖孽喲！

……』

我仰首長嘯：香純的酒漿向腹內傾到着，我醉飲，醉飲  
，飲得酩酊大醉……我要像一個狂人，一個瘋子，真誠的  
向人羣呼喊共同起來反抗殘暴者的獸行……

## 鐵 蓬 車 裏

謝士炎

是暮春天氣：

黑壓壓的火車，載着他滿身緊張的情緒，在大地上怒吼狂奔

！

那天邊掛着光芒射目不可逼視，太陽的周圍是雲，是紫紅相間，五彩紛披的雲，隨跟着樹木，山川，人……一切在不停的旋轉！

他，坐在鐵篷廂裏，倦了，又站到車門旁邊，形容，是那麽憔悴，思潮和車輪一般，滾滾不息：

生活之枷，鎖住他出頭的路，頻年奔走，使他的臉，身軀他飽經風霜的磨鍊；今年他雖說祇有二十纔多兩歲，可是，也住過閑，當過司書，還做過小學教員！那鉄青的面孔，他領教過；那翻白的眼睛，他賞識過！就說做大官吧！他幼年時代，也曾用毛筆尖在糊滿了鼻涕的嘴皮上，畫兩縷鬚鬚，假扮着坐堂訊案，以及在小學讀書的時候，看見拿破崙傳，就以拿破崙第二自命，……這種種，他腦子裏永久記得！但，如今呢？這種希冀，祇好列入他歷史中的理想部分了！餘下的祇有瘠瘦的體軀，和無依的靈魂！

以前在娘懷抱裏的時候，他也曾乖乖地引起爹娘的愛，肚子餓了，張開口，拖着一部眼淚，伏在娘懷裏對着碗吃一陣痛快，衣，祇愁他不肯多穿；然而，現在呢？一棺附身，爹娘早已仙去，遊子浪跡，飽餐風露，以前的一切，祇好付諸偶然的回憶！

他想到身，想到爹娘，想到一切，無限悽愴，振觸胸際；他以爲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孤苦，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淒涼！……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終於想回轉頭來，他覺得自己很有一些本事，寫字，做文章，件件都會；而且，他



天空，俯視着茫無際涯的遼闊的大海，傾聽着每一片飛鸞的長風，每一條奔湧的白浪，烈日的火掌高壓着我的頭上，頭上的血管也奔湧着熱血的狂流。

就渾如置身在一個鳴金擊鼓肉搏衝鋒的戰場！

拾起一塊沈重的石頭，盡着平生的力擲在堤前的海上，碰的一聲，打擊着那洶湧奔來的浪陣，激起了狂濺的浪花，一陣鬥爭的愉快，便擊破了我鬱結的心扉。

砲台靜宿地伏睡在狂嘯的海邊，伏睡在飛鸞的風中，伏睡在奔湧的浪上；蘆荻垂頭微響，在爲它低奏着薜蘿的哀歌。

死一般的沉寂者啊！往日戰鬥的光榮何處去了？

遠遠地漂蕩着幾片漁帆，狂進着幾座航輪，汽笛的鳴聲，震動了茫茫的海上。

海的征服者喲！艱苦的雄壯的挺進者喲！

海狂嘯着，鬥爭的愉快，擊破了我鬱結的心扉。

長堤上，我獨立在狂怒的風前，獨立在狂怒海邊。

——八，四午夜。

## 烏煙瘴氣的上海文壇

(通訊)

麥浪青

新壘半月刊出版，定國兄要我寫一篇上海的文壇通訊，我和新壘諸君雖然不大認識，但和定國却是好友，而且新壘

月刊又是我頂愛戴的一個讀物，因如約簡單的寫下這篇，聊以塞責。

說到上海最近的文壇，可以說是烏煙瘴氣。有人把黎烈文，張資平，曾今可，崔萬秋等最近的混戰，認為左右翼的大混戰，其實，不過是文閥文氓們之火併而已。起初是曾今可在新時代月刊開倒車的提倡半通不通的什麼「詞的解放運動」，大做其「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將」的解放詞，藉以沽名釣利，黎烈文所編的自由談便給他當頭一棒，斥之為小白臉文學，斥之為「詞賦」，於此曾黎之戰便開始；隨後，黎烈文在自由談上腰斬了張資平所著之長篇小說「時代與愛之歧路」，其理由為「讀者多示倦意」，張認為黎有意奚落，便向黎提出質問，黎置之不理，於此張黎之戰又開始。嗣後，曾張為打倒其共同敵人黎烈文起見，乃聯合戰綫，辦文藝座談，向黎烈文反攻，自由談上亦還以更嚴厲的顏色，張又登啓事攻擊黎烈文，中有「我沒有姊妹嫁給大商賈做妾」等語，黎以為是罵自己，也登報聲明，事後調查，才知張所罵者，非黎，乃與黎一起之陳彬和也。於此又引起陳與張之啓事戰。在這個時候，素稱好友的崔萬秋與曾今可兩人因分贓不均，又火併起來。崔在大晚報所著之「新路」小說上暗罵曾今可為無聊的文人，招搖撞騙的老手，曾知道了後，兩人之感情便破裂，曾乃假名投稿於小報，誣崔加入國家主義派，受胡漢民收買，此稿未登出，便為崔所查到，看見筆跡與曾相同，乃在大晚報火炬上，登啓事否認曾著「二顆星」之代序為崔所作，斥為曾所冒名代筆，並為文痛罵曾，於此崔曾之戰又起。混戰既發生，曾今可首遭失敗，乃登啓事下野，中有「

悄悄地離開這文壇，赴各處旅行」等語，據一般人謂，曾此舉實係烟幕彈作用，曾實未離開上海，暗中仍幹其無聊的「文學家生活」。魯迅在文學第二期發表「辯文人無行」，寫曾為「一個商人與賊」的混血兒，簡直連「雜種」都罵出來了。最近崔萬秋也登啓事「離開文筆生活」。大概是「兩敗俱傷」了吧？

總之，這種烏烟瘴氣的混戰，完全為私人利害的衝突，其中更參有左翼文學家想統一上海文壇的政治意味，並不是站在文學的純正立場上而混戰，是是非非，均不是我輩愛好文藝的青年們所願聞，甚願在此烏烟瘴氣中，新壘諸君能勇猛地打開一條光明的出路！

### ~~~~編後贅言~~~~

編者

我們這個小小的刊物，在匆促而艱苦的籌備下，現在居然能夠出版與讀者相見了。關於我們出版這個刊物的旨趣，餒生先生在「創刊致詞」和持大先生在「我們的願望」中，已經說得很明白，茲不再贅。

這個小小的刊物，我們願意貢獻給一切愛好文藝的青年大眾。我們歡迎一切有純摯的靈魂的文藝青年們，集中在這面「表現與暴露」的嶄新的文藝旗幟下，共同來開墾這塊嶄新的文藝園地。

在這樣酷熱的天氣中，我們有好幾個社員都在窮病交煎的苦境中，我們一方面要湊出印刷費，一方面要努力寫稿子在這個顛連困苦掙扎下，產生這個小小的嬰兒——本刊創刊號，我們自己也知道是會不十分健全的；但我們相信——一個嶄新的輪廓已經展開，以後除我們更艱若的繼續負着養育之責外，還希望青年讀者們給我們以純摯的鼓勵和督促！

## 正 誤 表

| 頁 數 | 地 位     | 誤       | 正       |
|-----|---------|---------|---------|
| 六一九 | 題 眉     | 復活的今「期」 | 復活的今「朝」 |
| 六   | 第 一 行   | 你「辭」了   | 你「醉」了   |
| 六   | 第 十 四 行 | 狂「？」放   | 狂放「？」   |
| 八   | 第 五 行   | 「，」那    | 那「陣」    |
| 八   | 第 十 行   | 痛「，」    | 痛「苦」    |
| 八   | 第 十 一 行 | 「苦」而    | 而       |
| 九   | 第 十 二 行 | 「心」痕    | 「血」痕    |
| 九   | 第 廿 二 行 | 血「依」    | 血「痕」    |
| 十二  | 第 十 四 行 | 「欣」條    | 「一」條    |
| 十二  | 第 二 十 行 | 「出」大    | 「造」大    |
| 十三  | 第 十 九 行 | 「是」不是   | 「而」不是   |
| 十四  | 第 九 行   | 「特」異    | 「特」異    |
| 十四  | 第 十 六 行 | 壓着「着」   | 壓着「它」   |
| 十四  | 第 二 十 行 | 碰在「碰」   | 碰在「頭」   |



號昌順廣京南處理經總

○ ○ 二 路 武 洪

益利各種汽  
水其能暢銷  
全國全賴製  
造精良又是  
完全國貨其  
功用能消化  
食物排洩油  
膩富含滋養  
極合國人口  
胃充為夏令  
衛生要品

電話二一三〇六



之迎歡最冢育體  
水汽利益



渴樂斯鮮橘汁

勝過其他補品蓋其含有  
鐵劑維他命及保存各種  
素功能補血開胃卻暑祛  
日常飲品必能助長生命